

西藏游记:徒步大峡谷走进墨脱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4/2021_2022__E8_A5_BF_E8_97_8F_E6_B8_B8_E8_c34_234679.htm 路对于每个人都不相同，有些人相对平坦顺顺利利，还有些人则坎坎坷坷一路艰辛。这是一条自找的路，没有人逼我，我也没有平平淡淡地接受，她却成了我这一生中走过的最苦的路，就象走完了人的一生，那么漫长、无尽，却又随时可能终止... 第一仗就被蚂蝗打得惨败 有种莫名的诱惑再一次把我带进高原，这是我一个人第二次入藏。西藏这个旅行者的天堂，成了一群疯子聚会的地方。吉日、亚旅、八廓学象个疯人院聚集了世界各地敢于冒险、寻找刺激、头脑发热的人，即使你是个正常人来到这也不会水土不服，转瞬间就会变的异想天开，变的胆大妄为，变成了疯人院里的正常人。去过阿里的人不少，走进墨脱的人却不多。姗姗是我到拉萨的第二天认识的，仅仅见过两次面，说过几句话。只记得她是广州人，普通话说的很好，音乐系钢琴专业，还有一年大学毕业，想走川藏。所有的印象只是因为她扎了一条很个性化的头巾，属于很可爱的那种。因为民运会车辆都给政府征去了，很难找到去扎打的车。不过那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走川藏，就如同姗姗没有想到自己会走进墨脱一样。我们还是不期而遇，就象是早已经安排好的一样。十天后我放弃了由派区翻多雄拉山进去的计划，离开了军分区准备由波密、80K 进墨脱。在林芝搭车去波密时再一次相遇就象久别重逢的故人。从此千辛万苦艰难险阻一直伴随着我们，却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化险为夷时来运转。当时姗姗和小骆驼（四川人，中山医毕业，个子

不高，黑瘦精干，墨脱路上背工都把他当成了门巴人，因此有了‘小骆驼’的绰号）结伴走川藏。之后我们一同走过川藏‘天路工程’通麦109---102道班到达波密。（通麦有天险之称是川藏公路中最险段，102更是险中之险）所谓的102路面完全由十几米的原木搭建支撑，路面窄且泥浆很多，有涓涓泥石流由百米高的山颠沟坎穿行其间，陡坡大约有70多度，全是磨盘大小的石头块，雨天泥石流和塌方例行公事般地将这段山路扭曲成S型，这里屈死的冤魂变成了易贡藏布江的轰鸣，伴着翻下的车辆残骸清晰可见。大量有关川藏日记着重着笔与此。102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笑话：有个司机开车经过一个山村时向村民打听‘请问，哪里可以买到汽车配件’一个村民指指前面的山口说道‘往前走，过了那个急转弯有个峡谷，那下面有的是’。在我走过102道班时也曾叹息过，只是有惊无险安全到达波密。而后，在走进墨脱的日子里，才发现通麦在墨脱路上连小儿科也算不上。墨脱在波密人的眼里是个迷，在林芝她是个遥远的神话。（尽管离的很近）墨脱路分东线：翻越隆拉雪山走进墨脱。西线：翻越多雄拉雪山走出墨脱。我选择了东线进西线出。（林芝、波密、墨脱、派区、八一）。这是个顺时针的转向，藏传佛教认为墨脱（白玛岗）是鲜花盛开的地方，佛教徒心目中的极乐世界，这次徒步沿着雅鲁藏布江U字形大峡谷行进(转山)其本身就是积德。在波密墨脱转运站，我们找到了留着一扎浓密小胡子憨厚的墨脱县县长，普巴次仁（门巴人），他正忙着指挥开山季节墨脱物资的转运。这个全中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，全年有7、8个月过着与世隔绝生活，所有的物资由卡车运到八十K的地方，再爬上门巴人的脊背挪进县城、乡、村。另一

条路，从派区运到松林口，再由背工和马帮翻过多雄拉山背进县城及乡、村。全县的门巴人、珞巴人也乘着开山的季节，进出波密或派区，背运转运物资或部队军需，购买盐巴和食油等，以便储存留用顺便赚点钱。这位面孔黝黑饱经忧患的一县之长替我们安排了去八十K的卡车，又谈了不少有关县里的情况，送我们出门并拍了合影。不幸的是，0934号东风卡车，在第二天凌晨04:00我们到达转运站的前十分钟出发了。当天下午我们开始准备装备（塑料布、胶带和绑腿等），同时尽可能的减轻重量，波密武警养护中队毕参谋摆了一桌送行酒，送了两盒蛇药。五月花酒店的老板娘，扯下了红色平绒窗帘布，送给我们用来打绑腿。临行的当晚在一个武警中校的陪着位大姐来房间找我们，计划与我们结伴同行。陈姐（陈小邛：二次进墨脱，参加过长漂，曾徒步17天穿越塔克拉玛干民丰至轮台段）穿着曾经穿越时的那件红色马夹，上面绣着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她的名字。我至今感谢她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。凌晨03:00我们就起床开始收拾东西，04:05到达了转运站，铁门敞开着，仅有一辆空车停在空地上，所有运送物资的车辆都已经出发了，这时的天还是黑压压的，冷风中带着湿气，冻得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寒战。我拉着姗姗钻进了一间小木屋，请求女主人帮助。就在无奈之际，轰轰的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地传来，两道光束闪着耀眼的光芒，‘咔’地一声停在了门前。没有任何商量。我把姗姗托上车厢后迅速爬了进去。好家伙，吓了我一跳，足有20多个门巴人挤坐在一堆乱七八糟（一袋袋的盐巴、背囊、铁桶、铁锅...）的东西上。我连滚带爬钻了进去，每一次的落脚都发出一声惨痛的回音。姗姗拉着我的手，

好容易在哇哇乱叫的人丛中，塞进了半个屁股，我坐在了姗姗的脚面上，后背紧靠着一个门巴女人的大腿，小骆驼抱着我的双脚保持着重心的稳定。漫长艰苦的旅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一箱子臭气熏天的牛心刚好被放在紧靠驾驶室的顶部用来挡风，阵阵另人窒息的恶臭弥漫了整个车厢，因为遮风蔽雨的帆布顶棚几乎把车厢裹的严严实实，里面象个大闷罐一样。奇怪了，我恶心的想呕，门巴人好象极其习惯和适应，甚至把带着的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打开，一首首忧伤的流行与八十年代初的铁窗歌伴着臭气在车厢里飘荡，他们就象藏族人过林卡一样高兴。这歌唱得我心酸啊，看看目前的处境不比囚禁在监牢里强多少。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